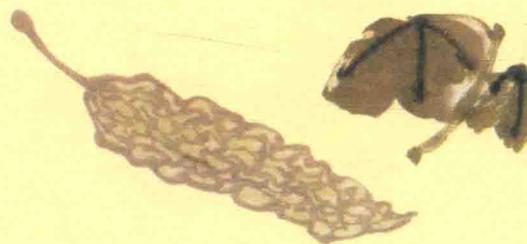


汪曾祺逝世20周年纪念·壹

散落的珍珠

——
民間書畫拾遺



汪曾祺逝世20周年纪念·壹

散落的珍珠

——
民間書畫拾遺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珍藏汪曾祺：情不知所起，一汪而深 / 汪曾祺著；王干编. — 南京：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，2017.5

ISBN 978-7-5594-0431-2

I. ①珍… II. ①汪… ②王… III. ①汪曾祺(1920-1997)—纪念文集 IV. ①K825.6-53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7)第087679号

书 名 珍藏汪曾祺：情不知所起，一汪而深

著 者 汪曾祺

编 者 王 干

选题策划 肯特文化

出 版 人 黄小初

出版统筹 柯利明 林苑中

特约监制 郭凤岭

责任编辑 李 黎

特约编辑 杨 洋

营销统筹 姜 涛

责任印制 张军伟 付媛媛

封面设计 李 琳

版式统筹 吴 倩

版式制作 翟程程

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
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，邮编：210009

出版社网址 <http://www.jswenyi.com>

印 刷 北京兴湘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9mm×1194mm 1/16

印 张 42.75 字 数 300千

版 次 2017年5月16日第1版 2017年5月16日第1次印刷
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5594-0431-2

定 价 298.00元

未经许可，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

版权所有，侵权必究

本书若有质量问题，请与本公司图书销售中心联系调换。电话：010-69737280

在阅读中展开，人生的可能

前

言

汪曾祺的光芒里，是我们对传统的迷恋

汪曾祺曾是一个被中国当代文学史遮蔽的大师。在过去很长时间里，新文学的评判标准依赖于诸多海外标准，无论哪一条，汪曾祺在其中都是游离的状态，不在文学思潮的兴奋“点”上。

而今他在读者和作家中的慢热，持久的热，正说明文坛在慢慢消退浮躁。更进一步说，是在民族文化的自信重新确立的时候，汪曾祺开始释放出迷人而不灼热的光芒来。他将现代性和民族性成功融为一体，将中国的文人精神与民间的文化传统有机地结合，成为典型的中国叙事、中国腔调。

我读到汪先生的作品，最早是他的旧作《王全》。刚刚进入青春期的我，又逢上烈火灼心的岁月，一个暑假的炎热夜晚，在《人民文学》旧刊上读到汪曾祺的文字，忽然平静下来，夏夜也变得平静温和。

是的。汪曾祺的作品好像更适合夜间阅读。他的文字如秋月当空，明净如水，一尘不染，开卷慢慢进入，心也渐渐平静，故乡、邻里、同事、亲友、陌生的街道和熟悉的老屋，昆明的警报和上海的星期天，高邮的河流和北京的安乐居，都是作家笔下轻盈流动的笔墨意象。读罢，心灵如洗。

真正全方位的阅读是汪曾祺在上个世纪80年代发表了《异秉》之后。《异秉》当时发在顾尔谭主编的《雨花》上，很少有刊物转，也很少有人评介，而那一年我却碰巧订了《雨花》。我看了《异秉》之后的第一感觉是与我父辈的生活极其相似，更重要的是小说的功力力透纸背。等读到《受戒》《大淖记事》之后，就更加激动了。读汪曾祺的小说，我经常产生这样的念头，哦，原来生活是这样的！哦，原来日常生活也这么美好！因为景慕汪曾祺的小说，一段时间我竟能整段整段地背出来。

汪曾祺对中国文坛的影响，特别是年轻一代作家的影响是巨大的。在风行现代

派的20世纪80年代，汪曾祺以其优美的文字和叙述唤起了年轻一代对母语的感情，唤起了他们对母语的重新热爱，唤起了他们对传统文化的热爱。20世纪80年代是流行翻译文体的年代，一些作家为了表现自己的新潮和前卫，大量模仿和照搬翻译小说的文体，以为翻译家的文体就是现代派的文体，我们现在从当时一些著名的作品中就可以看到这种幼稚的模仿。尤其在“寻根”浪潮涌起一些人惟《百年孤独》是瞻的时候，汪曾祺用非常中国化的文风征服了不同年龄、不同文化的人，且显得特别“新潮”，让年轻人重新树立了对汉语的信心。

汪曾祺在他的作品中，很少大波大澜，很少戏剧性，写的都是极其日常的生活，极其平常的生活，可依然时时闪现着文学的光彩。写日常生活，写市井生活，很容易沉闷，也很容易琐碎，但也是最容易见人性的。汪曾祺将老师沈从文的视角从乡村扩展到市井，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创举。一般来说，对乡村的描写容易产生抒情、诗化意味，而对于市井来说，中国文学少有描写，更少诗意的观照。这是因为

市井生活和乡村生活相比，有着太多的烟火气，有着太多的世俗味。但生活的诗意是无处不在的。在《岁寒三友》《徙》《故里三陈》等纯粹市井题材的小说中，汪曾祺让诗意润物细无声地渗透到日常生活的每一个角落。市井，在汪曾祺的笔下获得了诗意，获得了在文学生活中的同等地位，不再是世俗的代名词，而是人的价值的体现。汪曾祺用他的实践告诉我们，日常生活也是文学，甚至是文学非常重要的一部分。我以前一直对写实的日常的作品有偏见，可阅读研究了汪曾祺之后，我改变了自己的观念，并在此基础上，对写实作品特别是“新写实”小说进行了较早的开发和研究。

汪曾祺不仅改变了我的文学观念，也影响了我的生活观念。因为老乡的缘故，也因为研究他作品的缘故，我和他本人有了很多的交往，我发现他不仅是在小说中审美，在日常生活中也是按照美的原则进行生活的。可以说，他的生活完全是审美

化的。比如，他喜欢下厨，且做得一手美妙的家常菜，他是有名的美食家，他认为那也是在做一部作品，并没有因为锅碗瓢勺、油盐酱醋影响审美。我是有幸多次品尝到他手艺的人，他做的菜也像他的作品一样，数量少，品种也不多，但每次都有那么一两个特别有特点。我最后一次吃到他做的菜，是他去世前的半个月。那天有个法国人要吃正宗的北京豆汁，汪曾祺就做了改进，加了一点羊油和毛豆熬。他告诉我说，豆汁这东西特吸油，猪油多了又腻，正好家里的羊油又派不上用场，羊油鲜而不腻，熬豆汁合味。他说“合味”的“合”发的是高邮乡音ge。这豆汁果然下酒，我们俩把一瓶酒喝了。之后他送我到电梯口，没想到，这成了永诀。

热爱生活，在生活当中寻找诗意和审美，可生活并不全是诗意和审美，汪先生对此似乎毫无怨言，他身上那种知足常乐甚至逆来顺受的生活态度颇让我吃惊。很多人没有想到汪先生直到去世前也没有自己的房子。他一直住他太太施松卿的房子，先在白堆子，后来在蒲黄榆，都是施在新华社的房子。有一次我跟老先生开玩

笑，你们家阴盛阳衰呀。老先生呵呵一笑，抽着烟，没有搭腔。汪曾祺向我述说这件事时，一点也不恼怒，好像他早就知道自己的房子只能“挂靠”在太太那里。他在白堆子的住处我没有去过，但蒲黄榆的居所我去了无数次，没有客厅，稍大的一间做了客厅，太太和小女儿合住一间，他自己在一间六七平米的小屋写作、画画、休息，很多佳作就是在蒲黄榆的那间小屋里写出来的。蒲黄榆原是一个不起眼的地名，因为汪曾祺，很多人知道了这个地方。我最后一次见老先生，发现他搬到虎坊桥福州会馆街的一幢大楼，这一次，老先生有了自己的画室，他可以尽情画他的画了，他刚搬进去的时候兴奋得画了个通宵。原来是大儿子汪朗把自己分的房子给父母住。汪朗是个孝子，他了解父母的心。汪曾祺在儿子的“大房子”走完他人生的最后的路程。

说我是读汪曾祺长大的，这话有点流俗，但说我读汪曾祺变老，虽然有点感伤，却是无可改变的事实。读着汪曾祺老去，一天天变老，也是不懊悔的事情。

76岁的汪曾祺已经定格在那里，而我在一天天地向他这个年龄接近，然后超越。而且，在我活得比他更老之后，更老的我还会读他，读汪曾祺，读高邮的汪曾祺，读扬州的汪曾祺，读中国的汪曾祺。他的文字永在，我们的阅读也永在，无论白天和夜晚。

王 干

民间征集

藏品

〇〇一



收藏者 金传捷

001号收藏小史

我第一次见着传说中的大舅舅是在1981年10月的一天下午，当时我跟着爸妈在通湖路最西端运河边的汽车站接他。这次回乡，是他应高邮县政府邀请，第一次回到阔别了42年的高邮。一车人从车上下来了，因为没见过这位大舅舅，我茫然地看着一众人。这时一位六十来岁，中等个子，身着中山装的老人，缓步走向我们，眼睛与我母亲汪丽纹刚一碰上，没有任何迟疑，便很笃定地拥抱在了一起。我知道了，眼前这位老人就是我的大舅舅。

金传捷

藏品

〇〇二

晨興尋舊郭，散步新河艇。
 乘金菊，採船載糞過水邊。
 菜圃岸上晒，鱸魚小魚，
 飽積而未傷。

一九八二年十月十日 許白如寫
 與汝佑 呈 汪

收藏者 任俊梅、杨汝佑

002号收藏小史

1981年11月18日那天一大早，汪曾祺先生踏着露珠出门寻觅旧踪。善因寺不见了，北城墙连同关帝庙都找不到了，却见到了一条新河。船上的，岸上的，“风景旧曾谙”啊。于是，一首诗诞生了：

晨兴寻旧郭，散步看新河。

舵舶垂金菊，机船载粪过。

水边开菜圃，岸上晒萝卜。

小鱼堪饱饭，积雨未伤禾。

百姓晒萝卜干的小生活，船家种金菊花的小乐趣，都在汪先生笔下显得甜甜的，暖暖的。至于“小鱼堪饱”“积雨未伤”两句，更是折射出汪先生胸中的平民情结。

不知为什么，这首诗常常让我们想起“珠子灯”和“晚饭花”。

珠子灯，陪着孙淑云小姐嫁进了婆家。珠子灯，又守候着孙小姐过着寡居封闭

的日子。10年啊，流苏散线了，珠子也守不住了：滴滴答答，落在地板上。

滴滴答答，滴滴答答……

黑暗冰冷的房间里，孙淑云躺在床上，听着，数着……

滴滴答答，滴滴答答，单调地重复，如果在张爱玲的笔下，一定是残忍而惊悚的。（她写曹七巧就是如此怪异！）可是在汪先生的文字里，只是小小的感伤、抚慰式的怜惜，反倒觉得分外温暖蕴藉，还有一些悲剧的美。

汪先生以同学李小龙的视角也很有趣：浓绿浓绿的叶子，散散乱乱的晚饭花，王玉英坐着做针线，就是一幅画！

少小离家老大回，家乡的风貌变迁很多了，可是，汪先生还保留着李小龙的单纯和真挚。就像喜欢晚饭花一样，汪先生也喜欢小船船尾上的两盆金菊，还有小雪季节家乡腌萝卜、大菜的风俗画。

任俊梅、杨汝佑